



圖書全編卷九十九

南昌後學章潢編

財賦總叙

賈山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殷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羅不能勝其役財盡而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然則國之廢與非財也財少而國延財多而國促其效可觀矣然自周官六典有大府又有王府曰府且有惟王不會之說後之為國者因六
六 漢財賦曰大農者國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轉運度支而復有瓊林大盈宋既有戶

部三司而復有封播內藏於是天下之財其歸于上者復有
 一、茶儉賢主常捐內帑以濟經國故民裕故民裕而其祿
 淫侈僻主至靡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財匱而其民怨此又
 歷代制國用者龜鑑也

周禮理財之官		宰夫
執九式之貳	制國用	制財之出入
	受貨賄	外府
內府	王府金玉玩好	掌邦布帛以待邦用
	職幣	職內
掌受貨賄待邦大用	餘財	掌財
	司書簿出司會	入數
職歲	計會	
出數	逆群吏	
掌財	四國之	
	治聽其	
	會計詔	
	王及冢	
	宰廢置	

天下之財入也財之來為無窮財之取為甚易其藏之也
足而盈羨而其用之也則常慚其姦欺而鹵莽是故一時
之財則不待於理其入而常盡心於理其出焉每觀六典之書
六卿之職兵既以私田而不餉士大夫既以公田而不廩而
歲時經費獨祭祀賓客田役喪荒飲膳衣服與夫稍秣匪頒
賜予玩好數者之用而已周公於此上則慮夫人主侈心之
生而妄費之無節下則慮夫掌財用財者之滲漏乾沒或有
以容奸而肆欺異日之憂則又慮夫國計匱乏而府庫空虛
既窘於用則不免虐取于民也於是是一毫財賦之出而數人
之耳目通焉前有大宰小宰宰夫後有大府掌皮地官之屬

又有泉府人廩人但歛散調救事近于民故泉府而下皆以
屬大宰地官兼制國用故太府與司會皆列于天官而太府
以下三府則皆掌貨賄泉布以待用司會以下四職則皆掌
會計以足用衣裘皮革之數一歲之出入尤多則又專命司
裘掌皮以會計其用反覆十一官之職未嘗不深嘆周公措
置之合宜而均節之有法防閑之周密而視聽之詳多也蓋
內府若可以兼玉府矣而必分為二府者切于一身之用固
不可以混夫一國之用也司會若可以通司書矣而必立為
一司者掌財用之會計固不可泯之書契版圖職內若可以
攝職成矣必攝為貳職者出入之數固不可以專責之

一人之手，使其無攝而通行之，則不惟不免於奸欺，而其
亦必將有弊。其精神而昏其思慮者，周公不為此也。故以太
府言之，自關市之賦，以至萬物之貢，其各有所待，非以其物
也。以其數之多寡而為所用厚薄之限也。以其數之多寡為
限，則用不免有欠餘，勢不免有相補足，而財不免有相移用。
移易紛然，始舛錯而難攷，是非一人之所難能理也。故法式
則見於太宰，而定數則見於太府。移用則掌於職內矣。以內
府言之，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與夫四海幣獻之貨，賄紛然
而入，既擇其精美者以充王之藏，又擇其精美者以充王之

獻。九貢九賦九功之良兵良器，與夫四方之金玉齒革兵器，
雖然而受，既以共王之玩好，又以共王之獻賜，又以待邦之
大用，是亦非一人之所能究。故其大體則掌于內府，而其精
美緊切者則分于玉府矣。又以外府言之，掌邦布之出入，以
共百物之用，此特其綱領也。至于王后世子凡衣服之用，邦
布者則共之，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凡幣帛賚予之用，邦
布者則共之，賞賜給勞之用，邦布者則又共之。其出入支用
已已，瑣碎不一矣。而斂滯貨給賒貸，所以與民用通者，則又
府之所能兼乎。故係邦之用者，則外府領之，而其在民
者，則分于內府矣。以至司會而下掌皮而上其所以設官分

職而不相參者大抵皆然雖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而
其不相參者耳至於相參而相攷者則內府在內反以共
邦之大用外府在外反以共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內外互
相攷也職內職外反以每歲所入而考其所出職歲職出反
以每歲所出證其所入互相出入攷也不相參則可以專其
耳目必相考可以防其姦欺惟其然也故財用之出上無所
肆其侈下無所容其私上不侈而下不私財財常足以用征
歛常不至於虐而民無復有受其病者然則周家之理財
理其出而已非理其入也理之於上者不欲虐之于下而已

非固屑屑然為是不憚煩也大宰統其大綱司徒統泉府
倉人廩人之大綱會計則均出於司會式法之數則同出於
太府然則論周家之理財大宰之府較大宰大府式法之次
序辨九貢九正九賦九式九事之異同此則自有諸儒之傳
說在

按周禮理財之官及理財之法可見天下貨財必有統御而
後能度支惟冢宰制國用此量入為出之道後世量出以為
入故當事者漫無所紀各求其事之必濟竭民之財而不知
戶之鉅數判於丞相宋立三司使雖其法屢變要之歛一事
宜以歸一也元豐改制計相職分天下之民困于取之無度

而公幣亦雖欲會其歲之登耗審其儲之盈縮措其民之
 以衡出入不可得也今之戶部大率類此兵禮工光祿
 太僕等衙門錢糧多有不通籍戶者當
 祖宗創設之始蓋嘗周覽畢議兼摠一時之條貫分布諸司時
 移事更盈縮登耗盈實不相侔而尚守其二百年之舊知其
 不能通耳

九賦九職相番圖

九賦

九職

關	邦	四	家	邦	邦	邦	山	幣
市	中	郊	甸	甸	縣	都	澤	餘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待	待	待	待	待	待	待	待	待
王	賓	稍	匪	工	幣	祭	喪	賜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照	客	秣	頒	事	帛	祀	紀	予

三農生九穀

園圃毓草木

虞衡作山澤之材

藪牧養蕃鳥獸

百工飾化八材

商賈阜通貨賄

嬪婦化治絲枲

臣妾聚斂䟽材

間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九賦之中關市幣餘于九職無與山澤出于虞衡藪牧其餘
九職之中除虞衡藪牧當山澤之賦其餘七等之民分布于千
里之內故九職即所以出九賦也

按九職生財之道九賦斂財之道也王畿之內分九等職事
以任萬民則生之者衆為之者疾矣賦取于民之稱兵有車
馬戎器亦取于民故謂兵為賦賦分九等乃王國賦入之定
法也生之有常產斂之有定法先王之厚民也如此後世為
民上者不過聽民之自為生甚則困之使民無以為生且日
夜疾視其民而斂之若仇民將何以遂其生哉

理財考

周禮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

在城郭者

二曰四郊之賦

去國百里三曰邦甸之賦

二百里

四曰家削之賦

三百里

五曰邦縣之賦

四百里六曰邦都之賦

五百里

七曰關市之賦

八曰山澤之賦九曰

幣餘之賦職幣所掌餘財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
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爵祿之
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大府掌九貢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
金玉曰貨布
未見其理財先見其節財則是周公之節財乃所
以理財也
頌

其貨于受燕府內頌其賄于受用之府府外凡官府都鄙之吏

及凡合用財物行受財用焉皆受之太府凡頌財以式法授之闔市之

賦以行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

川之賦以待頒匪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

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

邦國之貢以待吊用即九貢之財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即九職之財凡

式九貢之財貢九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

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凡王之獻金玉兵

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

四方之幣用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

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共王及

後世子孫衣服之用

按太府之職兼總內外二府內府在內所供者乃邦之用外

府在外所供者乃王及後世子孫衣服之用內外交相稽考用

之于外者取之于內用之于內者取之于外此宮中府中共

共一體而內外之情通或者深宮之中燕好之私恐外人知

者有矣此古人之深意歟

司會掌邦之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以

九貢之灋致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貢
之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
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群吏之治
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
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劉彝曰司會職財計者也而必先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
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者聖人以為職會計以進身者不顧國
政之是非不度民情之弊疾惟利是積則或傷于仁惟節是
求則或傷于義故禮樂衰微黎民困弱非所以存國之體也
故必知六典八法八則之本然後施九貢九賦九功九式

之法知其治之本而不失之則財用可致而不害乎王之所
以皇建其極于天下矣故冢宰施其法於上者也司會察其
法于下者也則有傷于國有蠹于民蓋得以卷舒裁成王道
焉然後參互以攷之防吏之奸欺非以戕吾民也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
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職內掌邦之賦入

職出掌邦之賦出

職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

廩人見前恤之患內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
用之則藏之以待出而頒之

六成周理財之官有大宰以制其出有司徒以制其入而其
官屬之大宰者有職內以會其入有職歲以會其出有職幣
以會其餘而其大要則掌之以司會掌之以司書所以參校
鈎稽之者日有日要月有月成歲有歲會若夫司徒之屬則
有所謂泉府廩人倉人或以分其財首或以取其財用
是故人君治世之大用而大臣經國之要務也原其所以經
治之大要有三焉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而已先儒
謂自其繫之九兩以定其業任之九職以厚其生雖無常職

者猶使之轉移事以食其力凡此皆生財也財足矣然後制
九賦之法以取之又制為九式之法以用之夫有道以生財
有義以取財有禮以用財然後有以服天下則諸侯莫敢不
來享而邦國之用可制故九貢又次之由是觀之萬世安民
生裕國用之常經大道誠不出乎是書若王莽假之以禍天
下安石竊之以促國脉皆周禮之罪人也孔子曰若欲行而
法則周公之典在王通亦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

訓坊得曰民生于三代之前其命制乎居民生于三代之後
則乎天吾求其所以制命之道矣取民常少與民常多
歛散得宜一凶有備新者方叔入廩陳者即取以食農人補

不足助不從古以來豈無水旱霜蝗吾民常如有年者上
故得其道也

漢制大司農卿一人掌諸錢穀金帛貨幣郡國四時上月且見
錢穀簿具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
多益寡取相給足丞一人主帑藏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諸物
衣服寶貨珍膳之凡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皆屬焉後漢
始以屬司農水衡都尉主上林苑後漢省之併其職于少府

按母將隆言于哀帝曰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
大司農錢自來輿不以給供養供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
本藏給未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應邵註漢

書謂縣官公作當仰司農今出水衡錢以為異政由是觀之
在大司農者國家之公用也在少府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
公用所儲乃田賦之常數非軍國之需則不用私蓄所具乃
山澤之餘利雖燕好之私亦可用焉其制雖異于周然出入
之際有所分別不至混用而濫費

漢高祖時張相為計相

唐置度支郎中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道涂之利歲計所
出支調之

宋制置之制置三司使以總國計號曰計省位亞執政目為
計相恩數與樞同

按大學以用人理財為平天下之要道前代稱輔弼之臣曰
計之臣曰計相同以相稱一以用人一以理財皆相
其君以平治天下者也

唐制戶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其屬有四一
曰戶二曰度支三曰金四曰倉

李翱作平賦書謂人皆知重歛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歛之得
財愈多也

楊炎言于德宗曰財賦邦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輕重
繫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虛盈
雖大臣不得而知無以計天下利害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從之

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庫度支具數先聞

按德宗為君楊炎為相無可取者惟此一事差強人意范祖
禹謂炎知為相之體德宗知為國之務後世所當法也及宗
德宣索于諸道而勅其物使宰相知李泌知德宗非禮誅求
而惆悵不敢言胥失之矣然德宗知之矣是猶知所畏而泌
之失則是為人臣而不忠也

憲宗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

自唐李吉甫為元和國計錄丁謂因之為景德會計錄其
作于祥符田况作于皇祐蔡襄作于治平韓絳作于
熙寧蘇轍作于元祐元祐所會計者其別有五一曰收支二

曰民賦三、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所以總括天下財賦之昔而後之知今以歲計定國用實有賴于斯焉

宋太祖以軍旅饑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歛于人始于講武殿置封樁庫常款積縑帛二百萬易胡人首

太宗置景福殿庫隸內藏庫棟納諸州上供物

史臣曰有宋自中世以後內牽于繁文外撓于疆敵供億既多調度不繼勢不得已徵求于民又多伐異而黨同易動而輕變殊不知大國之制用如鉅商之理財不求近效而貴遠利宋臣于一事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幾即區區較其失得尋議廢格

使上之為君者莫之適從下之為民者無自信守因革紛紜是非貿亂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謂儒者議論多于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貨大率然也

蘇徹曰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取之有時止于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禮法節也祖宗之世士之始事常秩者蹊闕則補否則循資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自宰相以下任子之法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神宗之始宗室祖免之外不復推恩祖免之內以試出仕此此世歆為之將以為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况于行之乎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以為之非何者事勢既

極不變則敗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
文使見在者無損而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
事有間矣賈誼言諸侯之變失今不治必為痼疾今臣亦云
陳傳良曰唐代宗時劉晏掌江淮鹽鐵之權歲入六百萬有餘
緡是時租賦之所入不過千二百萬而江南之利實居其半
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
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今國家都
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而此五郡者幾居江
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自宣德正統以來每擇任有心計重臣

巡撫其地以司其歲入蓋以此地

朝廷國計所資故也伏願明主一視同仁念此五郡財賦
所出國計所賴凡百科率悉從寬省又必擇任巡撫大臣假
以便宜之權任其從宜經制而不拘以文法必計上無虧於
國計下不殫于民力一方得安則四方咸賴之矣
本朝田土戶口稅糧錢鈔

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實在

田土計二百二十二萬八千五十八頃九十二畝零

政司并直隸府州

人戶總計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戶

人口總計六千五百四十八萬二千八百二十一

改司并直隸府州夏稅秋糧總數諸司職

百八稅

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九百石

錢鈔三萬九千八百錠

絹三千八萬八千四百八十七疋

秋糧

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四百五十石

錢鈔五千七百三十錠

絹五十九疋

各布政司并直隸府州課程錢鈔并金銀布帛等項折收總

計三百六十三萬七百七十八錠有零

外有各處土產茶鹽硝礬朱砂水銀等物雖有定額數目繁

碎難以備載

已上俱大明會典

按自弘正後至嘉靖二十五年大倉銀庫舊管一百六十二

萬餘新收四百八十八萬餘開除三百七十一萬餘羽林前

等衛五十二倉糧舊管九百九十八萬除新收一百四十九

萬餘

本朝會期歲歲用之數

張文疏畧。足國莫先生財財尤莫先節用近年冗食之費
賁。今固非一日頃來尤甚供億愈難。陛下合無。敕
工部查冗官兵部查冗兵工部查冗禮部於光祿寺司禮
於內府各監局查理各項冗費又命下戶部約。祖宗以來
官兵吏匠及本部本歲賦入之數酌取其中以為定制以十
之七為經費而儲其三以備山陝各邊兵荒非掌之事此外
如土木齋醮遊賞燕樂貴戚近幸無名之賞不經之費悉從
裁節不致妄用情由禮約費從事省期以數歲積蓄有餘物
力稍舒自然富強矣否則難以泥沙為粟瓦礫為金而用之
無節安得不乏古人有言國用盈虛在於節與不節不節雖

盈必竭能節雖竭必盈此為至論臣等會同五府六部都察
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及六科十三道官查得京庫銀以
歲入言之夏稅共該五萬五百餘兩秋糧共九十四萬四千
八百餘兩馬草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兩
開辦三萬餘兩通計各項實該一百四十萬九百餘兩以歲
用言之宣府年例五萬兩大同五萬兩遼東一十五萬兩延
綏三萬兩甘肅寧夏共六萬兩給散京衛官軍俸糧共三十
二萬五千餘兩。內府成造寶玩等項其數不可知與大約
。係銀不下五六十萬餘兩通計各項實該一百萬餘
兩其間支用馬草等銀節該本部題准俱送大倉收候以備

邊方緊急一用不許別項支銷故大倉之積多者三四百餘萬或下二百餘萬夫何近年以來前項額辦銀兩或災傷或免或小民拖欠或詔書蠲免入既虧于原額而歲仍過于常數姑以近日言之宣府年例外運送過六十一萬餘兩大同年例外運送過七十七萬餘兩陝西各邊年例外運送過四十餘萬兩遼東豫送過三十二萬四千餘兩蓋邊方緊急糧草缺乏鎮巡等官內外奏討之數又征進諸軍給賞過六萬九千六百餘兩在京官軍人等共用過銀七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餘兩及各邊官軍共六十九萬三千二百二十兩又陝西賑濟銀二十萬兩密雲紫荆居庸倒軍等處召買

糧草銀共一十二萬八千餘兩買金進送內府二萬六千五百餘兩迄今舉大婚禮等項支用一歲之間實用過四百餘萬兩通前年例將反五百餘萬兩是舊例歲用之外又加至四倍餘矣帑藏何由而不虛財用何由而不竭哉臣等竊聞滄海不能實漏卮鄧林不能供野火其勢使然也今值海內虛耗之日百姓愁苦之時加以兵荒之相仍供億之浩繁不經之費日甚于前奢靡之費漸長于昔而欲變制以周倉卒之取豈不難哉

會
起用錢糧總數

弘治十五戶部題會計錢糧以足國裕民事查得本部每

年會計天。司府州縣稅糧存留一千一百七十六萬四千
八百五十五石零起運二千五百三萬四千四百七十六石
零馬草存留四百九萬二千五百六十四束起運二千一百
八十五萬二千七百四十八束絹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
七疋布五十七萬六百三十七疋花絨三十七萬四千九百
三十五斤一十二兩戶口食鹽鈔存留七千三百五十二萬
三千三百七十九貫零起運四千四百七十九貫零鈔關船
料大約二千七百一十九萬三千六百一十一貫各運司額
辦鹽課一百九十五萬四千三百五十五引屯糧大約三百
七十七萬六千二百九十三石零及於本部遞年支運過錢

糧并各處歲支卷冊內查得近年起運京邊并存留本處錢
糧有過事故停減而歲入不及原額者有逐年加減而歲支
過于原額者至有一歲所入不足以供一歲支用者夫常入
之賦或以停減而不足常用之數又以加添而過多則知在
內在外一歲所入俱不足供一歲所出况今天下災傷迭見
供餉頻繁若不早為處置誠恐將來誤事非細

戶部財賦總數

一家經制戶部財賦或存留於司府或起運於京邊賦有常
額。一經公私所需未嘗不足今查順天等府浙江等布
政司每年丁賦實徵起存之例夏稅秋糧馬草地租屯田食

鹽錢鈔稅鹽課顏料果品厨料蠟茶灯草蒲杖鹽斤局稅
司府衛所各邊一應起存錢糧不計外姑自其盈縮易見者
言之京通倉糧歲入三百七十萬石嘉靖十年以前至有八
九年之積今則所儲僅餘四年太倉祿庫歲入二百萬兩嘉
靖八年以前內庫積四百餘萬兩外庫有一百餘萬今則內
庫止存一百一十餘萬外庫僅及三十餘萬太倉銀兩極費
而其訛者邊防為最高鋪料價次之馬匹料草次之加以不
時奏討如進用修邊給賞賑災之類不可勝紀且今之邊費

每年仰給太倉有增無減及備查太倉歲額銀兩折銀折草
餘鹽等銀止計一百八十餘萬加以派剩餘米輕費放剩等
銀每年額入實計銀二百餘萬先年歲用各邊額用主兵年
例銀四十一萬衛所額用折糧四個月銀二十三萬一千四
百一十餘兩職官額用布絹銀一十一萬五千九百餘兩軍
士額用布花銀十萬餘兩京營額用馬匹草料折色三個月并
巡捕一年全支共銀一十二萬六千六十餘兩倉場糧料草
屯額用銀三十五萬餘兩每年大約實支銀一百三十三萬
五千一百餘兩近年以來除進用修邊給賞賑災等項外各
邊每年加募軍銀五十九萬二千八百餘兩各邊每年加

添防秋操設伏客兵銀一百一十餘萬各邊每年又加添
月... 數鹽銀二十四萬五千六百四十餘兩京營每年
加添免放下場馬足草料銀一十八萬餘兩 內府每年約
用加添商舖料價銀二千餘兩通前額用銀內除衛所兩個
月折糧銀不放外大約每年實支太倉銀三百四十七萬餘
兩是太倉每年歲費少銀一百四十九萬餘兩迄今不為節
省年復一年出浮於入雖有開納括取等項有事之時所濟
幾何此近日戶部之所具題國計如此誠不可不為之慮也
戶部財用出入揭帖

臣等看得 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之太倉銀庫
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僧道度牒等項
毫厘絲忽皆在其中矣嘉隆之間海內虛耗公私貯蓄殊可
寒心自 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德覈實考成有司催徵以
時逋負者少姦貪犯贓之人嚴併不貸加以北虜款貢邊費
省減又適有天幸歲比豐登故得倉庫積貯稍有贏餘然閭
閻之間已不勝其殊求之擾矣 臣等方欲俟 國用少裕請
皇上特下蠲租之詔以慰安元元之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
四百五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
萬八千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
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

八千四百八兩是比舊多用四十餘萬兩矣問之該部云因
入數額少又兩次奉 旨取用及奏補金花拖欠銀兩計
三十餘萬皆額外之需故出數反多也夫古者王制以歲終
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
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乃今一歲所出反多於所入如
此年復一年舊積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
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
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勢之所必至也此時欲取之於官則
倉廩所在皆虛無可措處欲取之於民則百姓之膏血已竭

難以復支而民窮勢蹙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諱者此
臣等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
惟加意樽節則其用自足伏望 皇上將該部所進揭帖置
之 座隅時賜賜省覽總計內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
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於所出
以漸復 祖宗之舊庶 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
鄙諺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有時此言雖小可以
為大伏惟 聖明留意

長語記正德以前各處稅糧馬草折徵銀各鹽課
銀各鈔關沿料銀及雲南開辦銀每年入數總計二百四十

三萬兩 內庫豫備成造等項十餘萬兩或二十萬兩官
軍衣及折糧銀共六十六萬六千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
西年例共四十萬兩若有聲息緊急奏討加添四五十餘萬
或二三十萬 聖旦千秋等節用三十九萬餘兩親王王妃
公主及上用又天下王府銀盤水確儀仗等用共三十萬七
千餘兩每年出數總計二百萬兩此我 朝歲用銀出入大
約總數也其不時災傷蠲免賑濟營繕征討冊封所費並不
在此數

震澤長語又記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
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

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廩膳生員三萬
五千八百吏五萬五千餘各項祿糧約數千萬 浙江等十
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額派夏稅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
萬餘石

此我 朝歲用糧米出入大總約數也除災傷蠲免

赤未
及計

震澤長語又云 祖宗時歲用省以黃蠟一事言之國初歲
用不過三萬斤景泰天順間加至八萬五千成化以後加至
十二萬其餘可推也又正德十六年工部奏中帽局缺內侍
輩 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
三十餘萬一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末年至七十二萬

此我朝一府歲用後來日增之大畧也即此二者可以知其

順天程策畧曰天下財賦自漕運外其以銀輸太倉庫領于度支之經費者歲入一百一十六萬有奇而各轉運司餘鹽課銀一百三萬有奇耳九邊主客兵餽歲為銀二百三十六萬有奇內府之供應官員之俸給京衛兵馬之布花芻菽為銀一百三十五萬有奇總計一歲所出浮于入數一百五十餘萬 嘉靖二十五年北京月支米二十五萬三千五百二十八石京營官軍十六萬五千七十名支十六萬二千三百二十二石雜差軍匠二萬四千三百九十九名支二萬二

千七百六十八石班操官軍三萬八千二百九十八名支一萬五千三百十九石八斗將軍勇力校尉二萬六千四百六十五名支二萬六千九百一十三石監局官軍七千五百五十五名支二千八百二十三石一斗廚役五千五百四十一名支五千四百五十三石四斗武生二百一十一名支六十三石三斗倉場攢斗三千三百四十五名支三千九十一名樂工四百六十四名支二百八十石五斗淨身男并孤老九千八百名支二千九百四十石屯軍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五名支一千八百三石八斗倉攢甲斗一千三百四十八名支一千一百七十一斗

京庫歲支布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三十六疋綿花二十八萬一石五百四十六斤京武官一萬七千八百七員除四月五日例折絹實支折色米銀二十六萬七千八百三兩七錢按洪武十一年封周王于河南開封一郡惟一王府今則郡王三十九府輔國將軍二百一十二位奉國將軍二百四十四位中尉以下不計矣洪武年間軍職二萬八千有奇成化迄今不知增幾倍矣洪武初錦衣衛官二百五員今一千七百餘員此祿所以不足也嘉靖八年春詹事奏云正德年間親王三十位郡王二百十五位將軍尉中二千七百位文官二萬四百武官十萬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五萬五千其祿俸糧約數千萬天下夏秋稅糧大畧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石出多入少故王府又缺祿米衛所又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今宗室王二等將軍三等中尉四等主君五等及疏庶人凡五萬餘文武官益冗兵益窳名占役徒煩抽補召募名數日增而實用日減加以冗費無經財安得不盡司農告匱有以也

財用問答

民也。向來什一之征何以足用孔子盍徹何以謂之徹也曰能通之徹通之者均之也民有其十君用其一乃造化

實理流行。滯之妙。君民情相協。是均事相安。是均報相宜。定之。與賤均文與武均名與實均事與既均施與答均有。倚重非均有專奉非均有姑息非均有作無益傷苦節吝出納皆非均。故為政首務。直須覈實。今食者京營衛官軍十八萬八千。能禦戰幾何。內團營六萬餘。即唱名幾何。外衛班操三萬八千餘。能援敵幾何。將軍勇力。校尉二萬六千五百。以克宮衛羨否。匠作七千六百。以布功指羨否。厨役五千六百。以供庖力羨否。樂舞生一千三百五十。以協音班羨否。教坊四百七十。淨身男孤老九百八十。商其給養羨否。凡此歲支米三百餘萬石。布五十六萬餘疋。綿花二十八萬餘斤。於此

參較裁量。然後取與相當。用無不足。

問國用不足。正德來已然。但嘉靖壬子後。民業蕭疏。何如曰。天下歲徵糧三千六百三十餘萬石。漕費白糧南糧祿俸餉邊等各有頭項。內京運三百七十萬。正德間京師月支三十萬。每侵用太倉原積。嘉靖紀元詔革。月止支十八萬。二年後月支二十五萬四千餘。京通倉弘治前十年之積。嘉靖十年前尚有六年餘積。二十年後不穀。四年之數。歲入銀糧折八十餘萬兩。及戶口商稅鹽課船料草折開辦等共二百四十一萬兩。而官軍折俸諸邊年例內府成造。聲息奏討賞賜。節誕親宗。費約二百餘萬。嘉靖八年前內庫積四百餘萬。

外庫積一百餘萬二十年後止存內庫一百一十餘萬外庫
三、一作向二十九年大虜深入通州請備兵銀八十萬蘇州
請修邊三十七萬大同請增防秋四十餘萬宣府請增防秋
四十餘萬京師咸寧經畧費出多名昌平懷柔順義白羊口
潮河川紫荆關各加厚治增定賞格自是歲增各邊募兵銀
五十九萬三千擺邊誤伏客兵銀一百一十餘萬又加鹽銀
二十四萬六千京營加免放馬料一十八萬內府加舖料數
千共歲支太倉三百四十七萬扣歲入尚欠一百四十餘萬
却以開納括取濟用添設天下巡撫數員兵備數員員下所
用無美河南山東創練各六千山西陝西倍戍而南倭竇猛

東南繕城百萬計遠調募勇百萬計哨海百萬計其被探擄
囊萬萬不能計也時出其告能提編巧取括權無漏軍門揮
金扶夫競刺加以元僚贊縱宮闈風求宦林自立之難又廣
有張璉福有湖平江有三巢川有五章大同有立富河南有
師尚照貴州有楊河民告困矣 問本朝度支之法何如國
初費甚繁而倉庫有儲用不告急何與今異也曰天下貨財
必有統御而後能度支周禮冢宰制國用此量入為出之道
後世量出以為入故當事者漫無所紀各求其事之必濟竭
民之財而不知唐之錢穀判于丞相宋立三司使雖其法之
屢變要之必一事權以歸主者元豐改制計相職分天下之

民困於取之無度而公帑日窘雖欲會其歲之登耗審其儲
類此兵禮工光祿大僕等衙門多有不通籍戶曹者 當祖
宗創設之始蓋嘗周覽畢議兼總一時之條貫分布諸司矣
時移事更盈縮登耗虛實不相侔而尚守其二百年之舊知
其不能通也乎哉 問治國經制可得言乎曰經制之道莫
善於任土經制之法莫要于慎費財民之心財者民之力取
其力之所不逮則其心傷得乎丘民可以為天子矣而傷其
心乎其用使之然也以必不可已之用而為之取隨古今盈
縮登耗緩急必能率力之所逮其不慎于取者非殖貨自封

則經制之法缺也古者井田養民而秦廢之漢初輕田租十
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什一之法後亦三十
而稅一晉隆和畝收二升五季錢氏稅兩浙畝三升宋用不
經王方贊均兩浙田畝一斗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稅則三上
畝三升中畝二升五合下畝二升水田伍井國初天下田租
定三升伍井其後東南之地以都北加運耗又籍沒田襲原
和額又沿宋六郡公田例遂有畝稅五斗七斗及一石餘者
如蘇元秋糧三十六萬張士誠歲額百萬今至二百七十餘
萬此財國之用財今於昔無異而取者懸絕民何以堪
故不議任之不裁費天下治難矣 按田賦者著夏書什一

而稅孟軻所謂堯舜之道古今不可易之中制也 國家則
兼其賦粟米之征初未逮什一蓋併地稅為什二也通歲起
運加耗諸色帶徵重以上下有司之過求所至胥徒之橫索
咄已近於什二矣而兩京諸曹之派辦一方百費之供需歲
增月益諸徭兵夫馬無一而不出于丁田又况出納之際因
緣苛濫不可勝道嗚呼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惟良牧念之

錢法附

南齊孔顛論鑄錢不可惜銅愛工又言利孔四散乃是以小
利失大利實不可易之論也大槩如周如秦如漢五銖如唐
開元其規或可以為式此是錢之正若一時之所鑄如劉備

鑄大錢時軍用不足劉巴請鑄直百錢平諸物價旬月間府
庫充足等五琦鑄乾元錢唐肅宗國用不足幣重貨輕琦請
鑄乾元錢徑一吋每緡重十斤此是錢之權也如漢武帝以
鹿皮為幣王莽以龜貝為幣此是錢之蠹或見貨財之多欲
得廢錢或見貨財之少欲得鼓鑄皆一時矯枉之論不可通
行者也 聖祖初置寶源局鑄造通寶者二洪武六年禁民
私鑄申著律令 成祖而後皆有年號通寶體郭盡制輕重
適中彷彿乎五銖開元之遺較之八銖半兩亦不當千榆莢
之失之太重則失之太輕者相去遠甚矣顧日久則法
敝法敝則玩容有壅而不布者

今上邇歲又入滇中按臣之請繼可科臣部臣之奏乃頒降式
歲計八省直設法經理一體鼓鑄給散使且于凡巧偽之徒
斃相規利城社奸豪阻撓錢法置爐舟中夜鑄明散任意低
昂希圖與販者罪各有差而捕獲者皆有重賞法禁嚴矣宣
課等稅輕則盡數收錢重則銀錢中半與夫太倉給放商賈
銀錢二分兼支既不病商亦不擾民惠澤流矣然或通之而
徹以塞或各以其方不相布者未盡無也論者謂宜握廣鑄
之柄申流布之令收納兼輸矣而又抑與販以節夫財之流
折當不行矣折當謂行錢所在有以二當一以三當二者遂至以錢為無用而賤之而又嚴責
成以疏夫錢之滯斯錢之利可興而錢之弊可釐弊釐則民

宜民宜則時從即不必奇羨於目前而息出息入足下足上
錢神不滯投金捐珠之化且坐而致矣若夫私錢之禁則既
有令而孔顛之言具在也又何贅焉

議邊糧附

按各邊主客兵歲費三百三十六萬兩而宣大蘇居三之二
宣大薊歲費一百十餘萬而薊居二之一宣大歲額之增嘉
靖辛丑壬寅始薊鎮之增庚戌始正統丁卯始發內帑濟
邊前是俱守常額時遼東止十萬宣大十五萬嘉靖二十五
年宣大官軍七萬三千三百歲用糧八十八萬石薊宣府官
軍八百六十七萬九千強料十二萬三千強大同官

軍六萬四千強糧六十八萬四千強料二十萬二千強延綏
召三萬三千強糧四十三萬強料十萬弱寧夏官軍四萬
一千強糧四十五萬六千強料七萬七千強甘肅官軍五萬
二千強糧六十萬二千強料十二萬四千強 國初召商中
鹽量納糧料實邊不煩轉輸而食自足謂之飛輓後因積納
數多價值亦賤興利之臣遂改議上納折色行之既久習以
為常彼時改折銀料有餘而價亦賤計似所入為有 利未
為不可近來糧料不足而價亦騰貴徒煩轉糶邊用索矣大
抵鹽一引納銀伍錢先時可糶米一石今多不過三四斗或
二三斗故商人所納數倍於前而國初之所資以餉軍者實

則無增於舊彼此虧費其弊益滋是故多得銀不如少米省
和糶之擾也杜侵剋之弊也慰待哺之望也漸墾邊地以致
殷富也一舉而四善具焉說者又謂間曾開納本色召商不
至蓋何者上納本色時商自募民耕種塞下而得穀為易又
塞下之積甚多而價輕又無戎虜之患今則耕種廢矣塞下
之積虛矣穀價騰湧強虜出沒勢不安居商人安得糧料應
召募乎欲復本色非減頭斗利商人使商人趨利而開墾邊
地不可也然必遲之四五年而後其大利

看書曰甘肅延綏軍士月糧一石折銀四錢成化米一石價
銀二錢軍士得銀四錢買粟二石食焉得不定也今則銀一

錢僅買粟二升銀四錢僅買粟八升矣軍士數口之家月食
粟如之何可足也空腹守邊寒苦交迫無怪其然矣
然粟價所以先廉而後厚何也成化以前邊防嚴固猛將林
列故邊地盡耕邊粟自多今則將庸卒弱不堪支持地之出
粟者寡人之食粟者衆成化以前鹽引皆輸邊粟故富商自
招流民自墾邊地其米價自平而食自足弘治以後鹽引輸
銀故富商大賈得輸銀之便而不復開墾邊地粟之所以貴
而食之所以不足者殆為此也又曰邊軍每糧一石價銀壹
兩二錢收受之際惟折八錢餘四錢則官吏漁獵之矣及其
給軍又止與四錢存留四錢謂之奉行樽節之例蕪之守臣

極力苛刻凡軍糧上納盡糶而歸於其家虛出通關以蔽覆
其攫奪之罪軍士實糧升勺不沾惟其凍餒而已夫盜邊糧
者服上刑典法具在邇年禁令寬弛貪墨如市不深切懲創
則人心何由反正風俗何由挽回乎

成化中葉淇既變中鹽本色為納銀正德中馮清又改陝西
糧草為折色邊境既以市糶為艱而官司又有侵剋之弊不
免請發內帑而虧國損民二臣寔作俑哉

按自成化間開設榆林衛巡撫余子俊增置城砦陝西民供
不給送江南折糧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依江南原折銀例
每米一石折銀貳錢伍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亦

暫送銀補其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送者弘治間戶部尚書
各邊自此始有年例銀兩而鹽法屯田一時俱壞商人既不
二納本色而邊方米價湧貴市糶艱難鹽課銀兩不敷支用
遂日漸增加迨至數萬益以各鈔關商稅猶且不足而加賦
于民內帑漸虛東南民力日竭若鹽法復初國之舊則邊境
田地皆為商人佃種以供本色而年例銀兩可以盡革惜顧
佐不盡言于劉僅以復正鹽法迨後邊儲告缺而年例銀兩
終不可罷自茲展轉侵漁其弊日滋而邊方屯田皆就荒蕪
國計民生將何底極也

理財時務

財用之在天下其生出有原其制用有節而其補救有要
今天下銀課自上供外其領于度支之經費者歲二百九十
萬有奇耳而諸邊兵餉殆且稱是竊聞祖宗開立各邊以
陝西八府供延寧甘肅以山西三府供宣大以山東永平供
遼東而又各以畿輔河南諸郡麥銀益之率歲入自足一歲
之用即如宣鎮歲九十萬兩而民賦居十之七他鎮亦畧相
均發帑金以代賦乃揀急權宜非經制也今乃為額且歲有
力其夫宣大增於辛丑壬寅薊鎮增於庚戌蓋一時懲虜
侵軼故厚集廣募冀一創折之今虜款雖不足恃而土兵久

練計必服諸鎮之入衛南兵之寄寓不可議撤乎諸召募
參之費不可議覈乎而又推之各邊稽民賦之由耗考經
別之當復則費必大省矣是議邊餉者其一也 國初親王
戚祿五萬石數歲而裁為萬石或千石蓋不以親故殫民力也
祖訓言將軍以下有才能者得改官陞轉如銓法又不以親故防
其任也今嫡長世及支庶遞降而麗屬籍者萬五千餘歲祿
之數即竭天下之賦不能贍也誠互斟酌交通稍為限制
遞降之法視親疎為等殺絕封之後令為業以自資而弛禁
階任一如齊民法則祿必漸省而法可經久是議
藩祿者其一也軍職世及報功也

聖祖重末世無窮之諭而復嚴犯罪謫配之律蓋仁義並行之
道也今前澤不斬而後勲復繼故繫籍日繁而制祿日廣至
錦衣之冗濫則又其甚者也夫箕裘不世則奉養不足以勸
功千紀不懲則詐緩益恃以無恐誠且禁其旁襲而嚴其比
試諸不中式與試不如期者奪其祿編為士伍無少貸有犯
法者案劾謫遣之如律諸冗濫非功次者檢籍而褫革焉
以胄其少清乎是議軍職者其一也他如職以事列則內外
勳員之無閑事守者可汰也廩以稱事則匠藝力勇之詭名
善者皆可革也費必有經則不時之 宣索無名之 賞賚
可停也斷不行之於財計豈少補乎夫是數者皆節約之說

也若生出之原則賦法備矣即計桑恃籌亦何以加者無已
川忠請屯政之當脩也鹽法之當復也夫 國家實邊之策
斯二者實賴焉議者蓋屢及矣而卒視不可行者患在行之不
示而挽於沮事之議也往諸邊武備廢弛虜騎充斥耕稼之
地灌莽彌望今北虜業講款而環慶以西亦稍革面塞上之
腴可懇必多誠且以時相度利便為封畛堡砦使足居守募
軍民耕墾其中期以三年方徵之稅仍薄其額則願耕者必
眾矣其內地之侵于官豪者量時久近以漸清之要在當事
者虛心任怨勿縱勿擾事必有濟也或乃謂計其羨僅足以
供軍豈未計養軍之重費也鹽政一壞於輸粟之易銀再壞

於餘鹽之權制故商人不樂趨塞而競逐餘鹽之利坐是飛
輓利失而諸邊愈窘一有災警帑金雖出乃至無從得粟始
懲穀賤之利商不計穀貴之弊反移之 國也屯田既復芻
粟且易得宜處給工本盡收餘鹽而并正課悉開之邊仍輕
估以召之約非由報中者則無從得引而私販轄害等弊則
勵其禁勿使化商人必趨塞下矣商通則塞地益墾邊庾可
涸而帑金可以漸革減也或乃計開中之入無當於原估其
姪者易銀之淺見和愚又謂河以北水利稼政宜脩也夫京
東言邠古燕趙用以内支諸雄外禦胡貉者唐之三鎮亦以
其力抗天下未聞借資于他境也今瀕海千里萑葦極目而

瀛深諸郊一遇霖潦溟渤為區豈地利之不如古耶誠宜倣
之。甄渾深障濘沱遺迹于濱河之地或築隄灑渠或豬為
波澤或去其雍塞使水有所歸則不為患矣而又修虞集之
議於京東瀕海地用南人水耕法募民田之亦以三年起輕
科仍禁貴戚毋請奪諸他郡濱水者悉隸是則地利必興畿
輔殷阜亦可漸減漕粟以紓東南之困此末世利也他如長
淮以北河濟左右諸封域類多蕪棄倘營田之使悉心講畫
勤行勞徕而以闢土勸農計其吏治於財計亦豈無裨乎
按霍韜曰天下一大家也處天下猶處夫家也今夫千金之
家一人享之其百費饒給也固且再世有五人焉則為二百

金之家矣以二百金之家復圖千金之費不日就窮促已乎
雖然二百金之家儉以圖存其不墜先業也亦且再世再有
五人焉則為四千金之家矣以四千金之家復圖千金之費
不立墜先業已乎雖然四千金之家猶可擴之為二百金之
家也二百金之家猶可擴之為千金之家也存乎人者也天
下一大家也不再世焉者也限於勢者也我祖家創業之
以猶夫億萬金之家也宗室之分封猶夫子孫也百官猶夫
王佐也內臣猶夫臧獲也軍士猶夫守家之犬也內府供億
有以家之調度也率是則者皆祖宗之舊猶勢窮弊生尚
宜思所以收夫末流之患柰之何年積月冗於數者不知幾

倍於祖宗之舊浮費百出日益日甚不知幾倍於祖宗
夫猶承千金之後者不知其已落二百金之家矣復妄意
千金之費也若之何其不窮乎思而及此幸早圖之

運

法

五

一曰海運

二曰海陸兼運

三曰支運即漕運

四曰兌運

五曰改運

一曰海運。洪武末及永樂初，蘇、松、浙、江等處歲糧俱輸納蘇州地方由海道，以達直沽。洪武三十年，永樂六年、十二年，海運糧俱有數見。歲運條下。

一曰海陸兼運。永樂初，肇北京，江南糧一由海道，一由淮河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三曰支運。先是永樂五年，禮部會官議北京合用軍餉，本處稅糧子粒并黃河漕運，未能周急，必藉海運，然後足用。即目海船數少，每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衙門專領事，不歸一。莫若于蘇州太倉城內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堂上官于文武中擇公勤廉幹者以充，行移與布政司同。各處衛所

見有海船并出海官軍俱屬提調，以時檢點，如法整治奉

大宗文皇帝聖旨運糧的事再議了來說至九年以濟寧州同

知潘叔正言 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

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於

是始達通州十年禮以海船造辦大迫議造淺船五百艘由

會通河運淮揚徐兗等處歲糧壹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

數十二年平江伯陳瑄等始議原坐大倉歲糧蘇州并山東

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浙江并直隸衛

分年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各立

倉廩收囤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接運至通州交收名為支

運一年四次十三年增造淺船三千餘艘海運始罷遮洋船
于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運糧三十萬石內六萬石
天津等衛倉收二十四萬石內十四萬石連耗折銀六錢
以從直估入海轉運薊州倉收

四曰兌運 先是裏河民運多失農月未樂末始令民運於
淮安瓜州補給脚價兌與軍軍民兩易衛所給出通關付繳
從巡撫侍郎周忱等議也宣德八年叅將吳亮言江西浙江
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
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本司司
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于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

德州府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其餘水次倣此

脚價在米在淮安水次者每正糧一石外加五斗在瓜州水次者每正糧一石外加五斗五升

五曰改兌 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裏河官

軍顧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視遠近為差十
年議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於軍船

名為改兌每年議派彙準其數然不為常例

浙江等處每正糧一石外加過 天順間始額漕舟遮洋裏河

共額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五隻官軍一十二萬一千五百員

名戶運糧四百萬石

總叙長運

按前代所用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
米是轉運惟今朝則是長運唐宋之船不入汴汴不入河
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船各遠自嶺南湖北直達于京師
石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宋人漕法便易而
回船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
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腫之停番舳艫之衝激陰雨
則慮濕漏淺溢則費推積沿途有將領之科率上倉為官攢
之阻滯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煖而文移又催以兌糧矣漕
卒艱苦如此食此糧者其知所自哉

長運又在五
運之外

漕法沿革

國朝運法凡三變初海運再海陸兼運三漕運已而漕運之法
又二變初轉運再兌運已而兌運又有支兌改兌遮洋一
總猶海運但不自大倉開洋逸出登萊大洋只從天津入海
運至蘇州耳轉運雖變兌運而淮徐臨德四倉尚存改兌即
改支兌者為兌運其為兌運一也

糧運輕齎

按萬表云糧運輕齎所謂一六二六三六者即耗糧也江西
湖廣浙江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六斗六升又加尖米一斗共
七斗六升以四斗隨舡作耗餘三斗六升則折銀故謂之三
六江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六斗六升除四斗

隨舡作耗六二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二六江北直隸兌運正
米一石加耗尖米共五斗六升除三斗隨船作耗亦止二斗
七升折銀故謂之二六若山東河南兌運之耗并尖米止四
斗一升除二斗五升隨船餘一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一六蓋
力耗隨地里遠近為差耳先是耗糧俱本色隨船候到灣顧
車起糧則易銀為用後以灣中米價低昂不一而易賣又滯
交納弘治十三年都御史張敷華都督郭宏方議折銀每石
定價五錢可以輕齎就于交兌之時支領隨船此一六二六
三六輕齎之名由始也然只今完納兌運三百三十萬石而
已餘耗本折皆歸旗卒官固無利之者是故旗卒富饒糧運

於斯為盛其成化一年改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
此山東河南直隸民運而倉交納者亦令軍船就水次與民
交兌運赴京 二倉上納即今之所謂改兌者其加耗數少
止有隨船耗米俱無一六二六三六折耗輕齎就令于兌運
輕齎銀內均貼脚價進倉等用若地方灾傷支運倉糧亦以
兌運輕齎處貼之亦只總完四百萬石而已此雖減耗究貼
比之只了兌運者數雖減少然用亦裕而軍無告苦至正德
十七年來京師權要始有官債虛立文約逼奪輕齎而弊又
益甚生吳時各總運官多出其門牽引為害蓋借公物以為
私賂希寵充耳於是始有鞘封過淮赴漕運衙門呈驗重封

仍委官至孫家灣過發之蓋以革通奪之弊而把總聶欽遂
引緣驗封查算使用以羨餘獻之於官故又有扣除之例
欽雖即以賦敗而後之相繼者則用意算扣歲增其數咸
以多獻以為功大倉庫所積羨餘至盈數十萬而官旗揭借
陪費貽害不可勝言欽之倡始為可罪也夫一六二六三六
輕齎乃耗糧也惟地有遠近故耗有寡寡非脚價也若脚價
則例矣灣中起糧使用則總皆同又何必分一六二六
三六之殊或今以輕齎除于官是則正糧四百萬之外復收
其耗糧也豈制法之意乎後又添設叅將一員駐劄通州專
一驗封叅將王佐乃定脚價搜刮倉中使用如大監則有茶

菓錢如經歷倉攢每石一厘則謂之厘兒錢及至吏書門官
斗級之類莫不定之以數每年造報花銷遂以為例先年倉
中使用初無定數每因人之狡懦而高下而增減之司使用
之又有虛數以欺衆者累致爭奸故與法一立一時人亦便
之但使用公行太監茶菓又添火耗催茶菓者又有班兒
錢其經歷倉攢往年各衛得以所帶貨物高價與之而今
此紋銀且以此為應得又于數外求之為厚薄低昂矣蓋作法
於京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焉止故為法之不可不慎也
後革去叅將只巡倉御史會同通州坐糧員外驗封查算
凡倉中一慮無名之費俱不准開銷扣除愈多糧米不能上

納運軍苦逼之甚勢不可行乃以別隄南河起剝以抵其費
為卡不一故倉有掛欠之米庫有羨餘之銀而理不可通又
往往人皆以為言故又議以羨銀給軍夫羨餘不復扣之於
而而又給軍是矣然而無救于糧運之弊者蓋有說也各總
運船只旗甲一人管事衆軍只任撐挽今以羨餘槩給使旗
甲則有掛欠鎖扭追賠船軍則有羨餘歌唱飲酒愒然不顧
但恨扣除之不多又相結黨告奸欺打旗甲時灣中糧運俱
集動聚數人成郡哄嚷官亦無如之何為弊一至於此而旗
甲受累日益困敝是故旗甲敝而運亦敝之愚謂盈縮之利
當歸旗甲旗甲裕而運其有不裕哉衆軍則量賞之以酬其

撐挽之勞可也 運期宜早萬曆初總理河道侍郎萬恭與
漕運都御史王宗沐議疏言黃河之汛與潮以等三月清明
水高數盡耳不害運惟自五月至於秋九月為伏秋水及至
數四高者丈餘此運船之所必避也使歲運四月前盡過徐
呂二洪而閘河先肅清以待事令不與怒河直則河豈能
為之患哉故河臣能使河之安而不能使運之早漕臣能使
運船之入閘而不能使運船之必早入河能運船之早入河
其權則在於各省之糧儲道矣且督令江以南各省糧儲早
運車巡按御史驗覈限四月前盡漕船過徐洪臣等得按程
殿最之其三月過洪者以上勞叙四月者次之至五月者罰

而過伏秋水漂流者重擬則為河亦所以為漕也奏可於是
 旨不與河泛溢直如歲運畢如期抵 京京米直平不翔
 如異時矣

國初 各省歲漕汎數

各總歲漕運數

浙江布政司兌運六萬石每石加耗六斗六升

浙江都司把總

改兌三萬石正糧每石加耗四斗二升

六千六萬五千三百十二石三斗四升

湖廣布政司兌運二十五萬石每石加耗六斗六升

湖廣都司把總

江西布政司兌運四十萬石加耗同前改兌十七萬石加耗同前

二十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四石二斗八合

山東布政司兌運十八萬石每石加耗三斗七升改兌九

江西都司把總

萬五千六百石每石加耗三斗七升漕運官軍兌者五升

三十萬六千九百九十五石一斗八升八合

河南布政司兌運二十七萬石每石加耗三斗六升

山東都司把總

改兌十一萬石加耗同前漕運加耗亦同前

二十三萬八千四百七十二石三斗八合

應天府兌運十萬石改兌二萬八千石

漕運把總

蘇州府兌運六十五萬五千石每石加耗五斗六升

三十萬石

改兌四萬二千石每石加耗三斗七升後七府耗同

南京總二其一把總

松江府兌運二十萬三千石改兌萬九千九百五石

二十七萬六千九百九十五石九升二合

常州府兌運二十七萬五千石

其二把總

鎮江府兌運八萬石改兌二萬二千石

二十七萬六千六百九十六石四斗二升四合

安慶府兌運六萬石

江南總二上江把總

寧國府兌運二萬石

二十七萬三千二百五十五石六斗九升四合

池州府 兌運二萬五千石

下江把總

太 兌運一萬七千石

二十九萬一千五百四石九斗六升

廣 府 改兌八千石加耗三斗二升

江北二總其一把總

揚 州 府 兌運六萬石每石加耗四斗五升改兌

二十八萬八千四百四十五石二斗九升

三萬七千石每石加耗二斗七升 後二府耗同

其二把總

淮 安 府 改兌二萬五千石加耗同前

四十九萬三千七百四十九石五斗六升四合

鳳 陽 府 兌運三萬石加耗同前改兌三萬石

中都留守司把總

廬 州 府 兌運一萬石每石加耗五斗六升

二十六萬七千五百九十八石六斗三

徐 州 兌運三萬石每石加耗四斗一升

升二合

改兌一萬八石每石加耗二斗二升

歲漕各省府派數及各總船卒運數

漕運歲額糧斛四百萬兌運三百三十萬石支運七十萬石成

化八年該漕運都御史 奏 淮將支運糧米就各水次領兌

名為改兌漕司一向循守舊規均搭分派軍船領兌運納除外

河漕洋總下旗軍六千三百名運糧三十萬石內正兌二十四

萬石改兌六萬石裏河南京等十一總旗軍一十二萬五百一

一每軍一名額運止兌糧二十五石二斗九升二合惟北隸總

一每軍多運三升八合以盡畸零之數每淺船一隻旗軍十名

身正糧三百七石二斗耗在外前官軍共分派正兌糧三

百六萬石改兌糧六十四萬石運京通二倉正兌者三七改兌

者四六上紉通前不失四萬石之數正耗之外照依有司也。遠近又出輕齋以備水陸脚價浙江江西湖廣最遠每石或斗六升折銀一錢五厘山東河南二省最近每石止出一斗八升折銀六分其改兌糧米原係有司自運淮徐臨德四倉上級官軍支運之數其正耗米浙江江西二省每石四斗二升江南各府三斗二升江北各府三斗七升山東河南二省一斗七升俱是本色原無折色輕齋京通二倉水陸脚價遞年俱於正兌輕齋內完貼完納損正兌之有餘以補改兌之不足多寡適不分南北通融領兌前項漕規俱經先朝文武大臣議處停當行之歲久則例已定自永樂年間開設裏河漕運以來定

撥湖廣江西湖江南京江南江北中都留守司衛所官軍一十一萬七千八百餘員名分為十二總歲運糧儲四百萬石于京通天津蘇州等倉交納其江西湖廣湖江南直隸都司衛所官軍運糧由揚子大江至江北裏河由儀真揚州淮安邳徐濟寧東昌臨清德州天津直抵通州等九衛皆隸漕運所轄者不過欲其程途接續制統聯絡便攢運其直隸德州天津通州等九衛又其臨近京師天下根本萬一天時亢旱邊務緩急不同有不繼必須用此直隸官軍轉搬至京得以一呼而集是北直通州等九衛之官運尤重於迤南漕運衛所之官軍矣

中古制國用悉賦畿內無 逾於千里之外者秦廢封建而漕
 車與具數亦視國之侈節以為盈縮焉漢初歲不過數十萬
 元封元年山東漕歲益六百萬石昭帝元鳳二年詔減漕三
 百八十萬石又詔勿漕唐初亦不過三十萬石睿宗河南陝運一
 十萬石劉晏後寢減至李巽復如之宋太平興國始置汴河歲
 運江淮杭米三百萬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此最登之數
 也景德三年以李濤之請定制為六百萬石天聖間則又以吳
 耀卿言減五十萬石元漕三百餘萬石至我 國朝歲運定例
 四百餘萬石較之歷代實為中制然其為支為兌為改兌為本

色為折色或遇事變為減留為借撥為蠲免雜無定則而數則
 常盈焉

國朝運漕倉數

京倉

舊大倉在城東坊總督撥糧二廳及銀庫在焉

百萬倉在東城坊

新倉在舊大倉前西倉聯絡

北新倉在百萬倉後

海運倉在大倉北門相對

祿米倉在東城坊

通州倉

大運西倉

永樂間設在新城教三
 百三十座計一千五百
 六十間南西北西三門
 官一人辦事官一人軍十人

大運南倉

永樂間設在新城傲
 一百二十座五百一
 十間北東二門同前

大運中倉

在舊城教一百三十
 座計六百九十七間
 南北東三門同前

大運東倉

在舊城教四十一座計二百五
 間東西南三門同前

新大倉在汴運倉西

廣青庫倉在西城坊

淮七倉

下盈倉 永樂十三年建在清江浦河南岸八十座共八十間

臨清倉

廣積倉 在今城內建置上同款七十二座七百二十間先

是永樂四年於廣積分款十座共一百間設倉曰臨清今復併一

漕運各倉總論

漕之法莫善於轉般莫不善於直達稽之于古漢漕關東山東

徐州倉

廣運倉 宣德五年增在城南一里建置上同款一百座

共一千間今存五十一座共五百一十間

德州倉

德州倉 舊在州城北門外建置上同正統後置城內東

西分為二東倉款二十九座共二百六十三間西倉款一十二座二百一十七間

之粟悉從渭而上故河東有糧倉涇倉滎陽有敖倉河南以東

置漕舟五百艘則知東方諸郡其粟自遠而致者皆至三河交

卸給節而入都矣迨後魏邨閣之法立歷代相因在唐則於水

次有集津倉有洛口倉有含嘉倉有河陰倉水通則隨近轉運

否則暫寓以待以及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舡

之運積河口操舟便宜無有傾覆唐之運於斯為盛在宋東京

一利受四方之運者謂之船般倉曰永豐曰通濟曰富國等凡

倉則受江淮之運謂之裏河曰永濟曰永富者受淮孟等州

舟謂之西河曰廣濟等一者受隸壽等州所運謂之河南曰

廣積曰廣嘴曰則受漕漢 運謂之北河又置般運倉于真楚

泗三州而南之船至三而止汴船輸轉京師故大中祥符
用漕至七百萬石可謂極矣一達直達又涉歲月姦費互仰
委積發運名浮于實遂啓胡人之亂元都由燕變為海運而
口河一道接運備至在河西務則有倉十四通州則有倉十二
河倉則十有七是皆重於轉般也我國家監於前代其漕運
之敖倉也在京通者則有總督大監戶部尚書或侍郎巡倉則
有御史撥糧則有員外郎監收則有主事以至倉使攢典各有
人焉所以統儲天下之粟以資國用也在淮徐臨德者監收亦
有大監亦有主事以至倉使攢典亦各有人焉所以分儲天下
之粟以待轉運也及後轉運變為兌運又變為長運至今其間

因時便宜為軍民計者固周且審然竟疑於直達也議者謂轉
運則民有往復出納之擾長運則軍有阻淺守凍之困利害蓋
相當焉

漕運考附

程頤曰禹貢冀州為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
河為止按禹貢所謂達於河即達京師也然叙水路於貢賦
之後每州皆同亦漕運之法也但未明言其為漕耳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國無二年
之積粟行五百里則國衆有饑色左傳晉存饑乞糶於秦秦輸
粟于晉自雍一卒相繼命曰舟之後吳城邦溝通江淮

按汎舟以幫來開渠以通 且已見於春秋之世

秦欲入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輟粟起於黃陞瑯琊負海之郡轉輸於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按飛輓始於秦蓋由海道以入河也 而運在秦時已有之 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為奉地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下之所苦甚多也

武帝時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築衛朔方轉漕甚遠山東咸被

其勞 武帝勞中國人漕中國粟以茅無用之地是以催璆之珠而彈啁啾之雀也務虛名而受實害損有用之才而易無用之

地豈盛德事哉 鄭富當時言關中運粟請引渭穿渠涇易漕度而渠下民田餘萬頃又可得溉此損漕省卒上以為然發卒穿渠以漕運大便利 呂祖謙曰漢初中都所用者省漕運之

法未講也鄭當時議開漕渠引渭入河蓋緣是用時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 宣帝時耿壽昌奏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

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 且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 壽昌此議過京輔豐穰之歲亦可行之

趙克國條留 二便其五 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

寇以威羗虜非正折衝之具 充國此議遇歲豐稔邊方無事亦可行之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駕轉輸不絕 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卸閤息民休士三十年而後用之 後魏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此法亦民便 隋文帝以倉廩上虞議為水旱之備詔于蒲陝等十三州募運米丁又各置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隋制凡經過之處以丁夫逆運要害之處置倉收貯次第運之 以至京師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勞漕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 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隨宜措置而或廢或番也

唐都關中歲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 玄宗時匪耀鄉請于河口置倉有武牢洛口等名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于倉以待不滯比于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在當時未行又請罷陸運而置倉于河口凡三歲漕七百萬石 代宗時劉晏掌漕事故陸運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錢十五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舡之運入太倉歲轉粟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 宋已都于汴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 之粟自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

來自閩河即淮。河入汴至。 中京東之粟歷漕濟又鄆入五丈

渠。 師四河惟汴最重 漢建都于閩中漢漕仰于山東唐

淮。 于江淮其運道所經止於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衝八達之

地。 以其運道所至凡四路 宋歲漕東南米麥六萬斛漕運以儲

積為本故置轉般倉于真 今儀 楚 今淮 泗 今泗 三州以發運官董江南

之船輸米至三倉卸納即載官鹽以歸舟還其即卒還其家汴船

詣轉倉漕米輸京師三倉有數年之儲

按宋人以東南六路之粟載于轉般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

無留滯也汴船之發至此而發無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

入江豈非良法歟竊以宋人都汴漕運比漢唐為便易前代所

運之夫皆是民丁惟 今朝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遞

惟 今朝則是長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

今日江湖之船各遠自嶺北湖南直達于京師唐宋之漕卒猶

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宋人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比之

宋之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

洪艸之停番舳舻之衝激陰雨則慮滬漏淺澁則費推移沿途

而將領之科率上倉為官攢之阻滯及其回家之日席未暇煖

工 文移又催以兌糧矣運糧士卒其勞苦萬狀如有此者伏乞

折行宋人轉般載鹽之法于 日少寬士卒之一分寬一分則

受一分賜足 其所賜非 一分哉

按沙河即今沙河步府板牒

沂淮是一帶是也

本月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因運舟沂淮險惡乃尋宋劉瑄瑄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喬惟嶽繼自楚州之至淮陰故道於是開清江浦五十餘里置四牒以通漕又於沿江一帶增堰以防走洩蓄水以資灌注引泉以備乾涸至今日運道自儀真直抵潞河其間最險者有二所高郵湖隄及徐呂二洪是也然二洪之險地也地有定形人可用其力湖隄之險天也天無常變雖若非人力可為然人力勝天亦有此理惟人高郵之湖南起杭家嘴此至張家溝共三十餘里唐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始于湖之東亘南北築平津堰以防水患即今在宋時又有

斗門水牒

本朝洪武九年知州起原者始甃以甃

永樂十九年加以甃之大者景泰五年又護以木椿實以甃土以備風浪舟楫往來方其天色晴霽風恬浪靜如行鏡中一遇西風驟起波濤洶湧人物淪亡不可勝計建議者往往歆于舊隄之外湖泊之傍別為長隄一帶約去舊隄一二十丈下覆鉄釜以定其基傍樹木椿以固其勢就浚其中之土以實用之甃一砌一如舊隄其中舊有減水牒三座就用改作通水橋洞引水于內以行舟楫仍于外隄造減以節水勢如此則人力足以天省官物之失陷免人力之死亡為利實亦不小

元史食貨志元明于燕去江

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

之衆無不免終之南自泊 八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為春
夏二夏蓋至于京師者歲至三萬餘萬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
蓄之富豈非一代良法歟

以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然
以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于元焉考元史論海運
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
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生長
勝國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我 朝洪武三十年海運
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
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竊以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

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
漕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十七八今漕河
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于海運也然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
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請于未事之先而為意外
之慮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與河漕並行江西湖湖江
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東西瀕海一帶由海道運使人
日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被來亦思患預防之
計也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也亦以其放洋今日欲
方之之害宜預遣習知海道下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
民漁戶窺下一次第略 凡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委

曲為之諺。其具本以。海通運之法是亦良法。且元
氏或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天曆二年止。備載歲運所至之
以見其所失不無意也。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
此數。况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國家亦有水戰之
利。可以制服朝鮮。安南。邊海之夷。誠萬世之利也。

至元時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凡三百五十里。引
汶絕濟。真屬漳御。建輝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淺賜名
會通河。按會通之河名始此。至我朝。洪武二十四年。會河淤
往來者。悉由陸。以至德州。下河。永樂初。肇造北京糧道。由江入
淮。由淮入黃河。運至陽武。由陸運水運。至北京。厥後濟寧州同

知潘叔正。因州夫。述運之難。請開會通河。朝命工部尚書宋
禮。發丁夫。疏鑿以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開黃河故道。分
水以益漕。河自是始罷。海運專事。河運。蓋永樂十三年也。明年
平江伯陳瑄。又請濬淮安。安莊。輝一帶。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
淺鋪。築牽路。樹柳木。穿井泉。于是漕法通。便噫。元之為此。河河
成而不盡。以通漕。蓋天假元人之力。以為我朝之用也。

按歷代建都于西北者。皆仰給東南之漕。都長安者。阻關陝
險。漕運極難。所資者江淮。渭河。都洛陽。汴梁者。兼資汴洛。汝
齊。已惟我朝。建都幽燕。至於海西。暨於河南。盡于江北。
至大莫水。官。為國定。其功最鉅者。其運河由江而入。

邦溝亂淮五月一清口細 二洪沂沁泗水至濟寧居運道

之所謂天井牌者即元史所謂會源牌也諸水畢會于此而流於南北此蓋居兩京之間南北中分之處通議諸牌天井石其中臨清總其會居其中如人身之有腰脊也總會如人身之有咽喉腰脊損則四肢莫運咽喉閉則五臟不通濟寧居腹裏之地而多有旁出之途臨清乃會通之極處漕路之要害也東控青齊北臨燕趙且去遼關不遠疾馳之騎不浹旬可到為國家深長之思者請跨河為城兩際各為水門以通舟楫而包圍巨擘在于其中設官以司啟閉屯兵以為防守亦思患豫防之一事也 凡漕運事宜詳且漕河圖後但河之淤決不

常或

海運之說以備不虞是或一道也併採錄之

陸運附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記人不息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二十四里重行二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斗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

海

江附

今浙福海船雖極遠番皆能通至 京師或不難也松江

太倉通泰州俱有沙船淮安有海雕船常由海以至山東寧
以蘇賈米離天津不遠若以京等總缺軍缺航衛分兌坐松
江太倉等處 每糧米者 當航戶厚與雇植量運三四萬

石歲一行之在舟漸聚

日後之備或可行也

